

# 儒家公益伦理：以孟子为中心

王建宝

**摘要：**行公益是孟子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哲学基础是基于人的恻隐之心，其伦理基础是儒家的差等之爱和报本之教，其实施对象是基于义和道的甄选，其实施方法是立足于推恩者自身，由内到外，先急后缓，其实施的态度是平等之爱而不是施舍，同时，受恩者的积极参与显得尤为重要。在儒家，行公益只是权法，儒家最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

**关键词：**公益；儒家伦理；孟子；推恩

## 一、引言——取与有道

本文的目的是以孟子为中心，从精神人文主义<sup>①</sup>的角度来探讨儒家公益伦理的精神根源。公益<sup>②</sup>很难用慈善来涵盖。用慈善来翻译 Philanthropy 或者 Charity 皆有很浓厚的基督教色彩<sup>③</sup>，汉语慈善一词本身有一种居高临下以强赐弱者的味道<sup>④</sup>。综合以上考虑，本文还是用公益行文比较好，在此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既然是公共的，就不是一己一家一国之私。但是何为

公共利益，学界还没有共识，只有一些模糊的共同看法，也应该是一个层层递进、层层突破的过程。

儒家教导的是一种差等的爱，由自己推到家庭，再到社群、国家，直到天下，层层设定，层层突破，因此儒家的公益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变动不居是其特点，合义遵道是判断的标准。行公益既是儒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又有与其它轴心时代的思想不一样的特点。其根本还是一个仁字。孟子“道性善”，由性善则有善行<sup>[1]</sup>。故读《孟子》或可为行公益之善行找

作者简介：王建宝（1970—），男，江西鄱阳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1。

- ① 关于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中心的天地框架，请参见拙文《从精神人文主义看儒家生态伦理》，载于《船山学刊》2017年第3期，第104-105页。
- ② 从狭义上来说，“公益”是指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奉献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公益事业产生和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在于社会弱者或弱势群体的存在。公益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救助性、非强制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见戚小村博士论文《公益伦理略论》，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5月，《摘要》第一页。
- ③ “慈善”一词在英文中有多种表达法。例如，“philanthropy”源于希腊文，表示“善心”“博爱主义”之意，“charity”，表示“博爱”“宽容”“慈善事业”等意思，“beneficence”表示“慈善”“善行”“捐款”等意思，“benevolence”表示“仁慈”“善行”“捐款”等意思。见戚小村博士论文《公益伦理略论》，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5月，正文第26页。
- ④ 中国古代并无“慈善”一词，它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逐渐流传开的。考诸文献，“慈善”一词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了。如《北史》《崔光传》就有这样的字句“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浮沉，自得而已。”不过文中的“慈善”是夸赞崔光这个人性格宽厚和气的意思，与今人所言的“慈善”有所区别。见胡发贵《试论儒家的慈善思想》，《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9月第3期，第30页。

到源头活水。陈荣捷<sup>①</sup>先生说,“儒家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孟子亦明谓与之聚之。”<sup>[2]</sup>

按儒家,取与有道则富而廉,取与无道则富而耻,乃至贫亦耻。故取与有大道。孟子曰:

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sup>[3]178</sup>

在此章,孟子对取与之道进行了直接阐述。一方面,取的时候要有廉洁操守,另一方面,与的时候要有分寸尺度。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才是孔门真谛。儒家对于财富表现一种坦诚的接受。陈焕章<sup>②</sup>博士指出,

对于接受财富,孟子提出了一般原则,孟子认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sup>[4]67</sup>

孟子首先肯定取与皆可,只是“过犹不及”,过取则伤廉,过与则伤惠,取与之道,适可而止。朱子所注“后言可以无者,深查而自疑之辞也。”如果只是一味地取与,而无深查反思,则有可能“伤廉”或“伤惠”,只有深查,则自疑,才可以学会放弃,而不“过”。此处与曾子“君子一日三省吾身”之教一脉相传。有不该取而取者,如朱子注引林之奇所曰公西华受五秉之粟,是伤廉也;有不该与而与者,冉子与之五秉之粟,即是伤惠也。<sup>[5]85</sup>孔子批评了冉子。孔子是吝啬而不肯与之人吗?否也。试看同一章的记载: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sup>[5]85</sup>

取与之道都牵涉到利。取与之事,就是义利之事。按儒家义利之辨,利者义之和也,义利同源。孔子批评了冉子之过“与”又拒绝了原思之寡“取”,可与不可之间,程子感慨“盖亦莫非义也”<sup>[5]85</sup>。君子周急不继富是为了义。不辞其多,而受之坦然,也是为了义,因为可以分诸邻里之贫者。张子曰“于斯二者,可见圣人之

用财矣。”<sup>[5]85</sup>

取与之道之一端是“与”道,“与”道在当今社会以行公益为普遍。下文以孟子为中心试论儒家公益伦理的精神根源。

## 二、亲亲而仁民——推恩

孟子曰: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3]298</sup>

在孟子,亲亲,仁民,爱物是一个由内往外推的过程。无论是由内到外还是由外到内,其根本都是仁。爱之,是对于万物,仁之,是对于同类之民,亲之,是对于门内之亲。此谓儒家的差等之爱。孟子说,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人性论为行公益奠定了哲学基础。

孟子对如何行公益也多有所教。首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sup>[3]85</sup>

“老吾老”是门内之治,“以及人之老”是门外之治,“幼吾幼”是责任所在,“以及人之幼”是道德所在。内外有别是儒家的特点。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sup>[6]52</sup>但是这种内外又是一体的,都是“推恩”的实践过程和实际结果。如果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如果推恩,则“足以保四海”。二者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一种断裂和跳跃。如果内外之分表现的是儒家的差等之爱,那么推恩之教则是儒家的仁者与万物一体的博爱。其精神来源就是“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其哲学基础是孟子的本心,恻隐之心。有了尚未放失的本心的自然之流行发用,一个人就可以老人之老,幼人之幼。换言

① 陈荣捷(Wing·Tsit Chan)(1901—1994),广东人,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

② 熊彼特先生认为在轴心文明中,对经济进行了分析方面努力的也许只有在古代中国的古圣先贤,并以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为依据。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在《经济学杂志》为《孔门理财学》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将《孔门理财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中文版见翟玉忠译《孔门理财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之。儒家的仁是由己及人,由内至外的自然发用,甚至不必拈出公益二字以做特别之说明。

儒家的公益是立足于家庭的。儒家行公益是由己及人、由内向外进行“推恩”的结果,而不是依外救己、由外向内寻求“救赎”的动机,因此儒家行公益由于内外远近之不同而产生厚薄之分,一般是从家族、乡梓到行公益者求学的母校再到兼济天下,层层递进。

再看孔子之教: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sup>[5]49</sup>

儒家有“泛爱”的思想。泛爱的前提是“孝”“弟”。孝悌于家庭之内是基础,没有门内之爱,就无法推到门外之爱,门外之爱就没有了根,成为虚说。分言之,如果不立足于孝悌之内而兼爱,儒家就成了墨家。但这种泛爱,也是有原则的,其原则就是“亲仁”,不亲仁而泛爱就成了“博爱”,儒家就成了基督教。当然,如果只有门内的孝悌之爱而没有门外的“泛爱众”,只突出家庭门内的价值而将社会的价值加以消解,儒家就成了“黑手党”。<sup>[7]514</sup>

从最高理想来讲,儒家的泛爱不是兼爱,不是“博爱”,更不是一家之私的黑手党,深言之,博施济众是孔门仁圣之求,单就这一点而言,儒家与墨、耶两家殊途同归,四海之内皆兄弟,<sup>①</sup>从而避免了黑手党伦理。

从伦理实践来说,能近取譬是孔门为仁之方,这一点使得儒家的泛爱具有可操作性,爱人当下即是,身边即是,不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而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总之,仁者亲亲,亲亲而泛爱,泛爱而亲仁,以仁为根,由己及人,从内到外,都是仁者爱人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的过程。基于此,儒家行公益得以可能。申言之,在儒家,行公益是一件“沛然莫之能御”的本心发用,天德流行,既不

需要对地狱的恐惧,也不需要以进天堂为诱惑;既不要求涅槃的功利,也不需要来世的福报,而是当下即是,不假外物,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化为公益之行。

儒家这种没有利益诉求,不著相的公益之心,历史悠久。在《诗经》中可略窥一端。

彼有不获稔,此有不斂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sup>[8]157-158</sup>

深玩此诗,推己及人进而博施济众是文化中国祖先的成德之教。不获稔,不斂穧,遗秉,滞穗,这四种洒落的粮食都留下来“伊寡妇之利”。让寡妇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的收获,是行公益的更高境界。

从《诗》教再回到孔子本人,孔子之志应该是行公益的典范。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sup>[5]82</sup>

在孔子,老者安于我之养,朋友信于我之交,少者怀于我之恩。真是“所过者化”,达到人我一体之仁。<sup>[8]</sup>孟子更将孔子之志进一步具体化: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sup>[3]107</sup>

“治古代文化者皆当以社为中心。”<sup>[10]</sup>孟子期望的是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贫病之间相扶持。在当代社会,如果同仁出入相友,邻里守望相助,一家有难,八方支援,每时每刻都在中国广大的城市社区和农村上演这些感人的事迹,那么就能形成具有特色的社区和乡里的互助公益。

### 三、推恩与受恩——公益主体之间的互动

首先,行公益是不忍人之心心的推恩过程。既不是一个佛教布施的过程以求究竟涅槃,也不是基督教的慈善过程以求上帝救赎,因为推恩没有目的或功利,只是不忍人之心自身沛然不能已的推己及人的过程,受恩者没有高低贵

① 涂尔干(Durkheim)有集体意识(Collectiveness Consciousness),付瑞德(H. Fried)有Tunism,以描述“同”的关系。参见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意识》,第11页41-42页。

贱贫富之分,也没有教内教外之别,人己平等乃至人己一体是题中应有之义,此为推恩之精义。大家耳熟能详的“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就是指如果行善者在推恩的过程中不能够尊重受益者,其后果比不行善还要严重。

行公益最容易理解的条件就是个人或者企业财富之多寡,甚至可以换言之,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行公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大学》所教为: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与其有聚斂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sup>[5]12</sup>

经文所指虽然是国,但是古今中外许多的个人和企业的财富实力已经是富可敌国。古有子贡,今有众多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各类商贾。古今中外,资源的占有永远是不平等的。现在贫富不均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异<sup>①</sup>。行公益是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也是避免出现孟子痛斥的“厩有肥马,路有饿殍”那样“率兽以食人”的人间地狱。

总之,行公益是一个由己及人的推恩过程,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行公益,所谓“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

其次,行公益是一个互动的行为过程。用杨联陞老师的话来讲,推恩者(施助方)和受恩者(受助方)都立足于“报”<sup>[11]</sup>的感情之上的。从报父恩到报乡党之恩,从彼此相报到报国、报天下再到报万物,都是基于“报恩”的共同情感。从报恩的角度来说,推恩者和受恩者彼此也是平等的。推恩者的动力来自于报恩,受恩者的尊严寄希望于未来之报恩。公益必须有施助方和受助方二者的平等互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施助者有报恩之心,才能“由仁义行”而不是“行仁义”。受助者有报恩之心,才能受之无愧,受之有道。“贫者不以货财为报。”但是

贫者可以力为报。有知识的人可以知识回报社会,不一而足。《礼记》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sup>[12]7</sup>从这一点出发,并不是富者才可以行公益,而是人人皆可以行公益。只是给予财物的支持而没有内心的投入以及身体力行,这种公益行为即便不是作秀,至少是一种诚心不足的表现。当然有可以到现场的也有不能去现场的,只要条件允许,行公益者的亲临现场,无论对公益本身,对受益者,还是推恩者本人的身心之教都是不无裨益的。在公益活动中身体力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成己成人的过程。

第三,在儒家,行公益的受众能够参与到整个过程中,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使得受益者能够感受到自己劳动的付出。换言之,“推恩”立足于自身的特长,同时受恩者能够主动参与到推恩的过程,成为受恩者的同时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公益的提供者。

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5]207

《王制》此章足显圣贤对残疾人的体贴关爱之心。以器食之,而不是以食食之,才是使得受恩者在维护尊严的前提下获得温饱。

当然,儒家是践履之学,不是空头讲章,行公益亦如是。孔子就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原思辞粟一节已经证明孔子的公益之心,并鼓励原思“与尔邻里乡党”。《论语》还有一节可以补充说明:

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sup>[5]207</sup>

在此,孔子帮助朋友验棺停柩于其家,因为“以义合”<sup>[5]122</sup>。同时,孔子也是受益方,朋友馈赠,接受的理由是“朋友有通财之义”<sup>[5]207</sup>,接受的原则是“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儒家的行公益虽然有先后之分,但是由于由近及远的推恩之教,儒家公益不但涵盖人事,也包括动物保护的教诲。“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sup>[3]13</sup>,

① 中国的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的基尼系数是0.462,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0.44。当然也有0.55、0.61等不同数据。无论哪一种数据,都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4的数值。)

儒者的不忍之心可以恩及禽兽。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儒家是天然反对的。动物保护是儒家伦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保护动物,不虐待动物,进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儒家的生态伦理呼之欲出。儒家最大的公益是生态环保。对自然的掠夺之后再行公益其意义正如以刃与以槌杀人何以异。<sup>[13]</sup>

从家门之内到家门之外,首先惠及的是邻里乡党,优先考虑的是鳏寡孤独,然后公益的范围逐渐扩大,从人事推恩到动物,儒家胸襟可谓宽广。这是从实行公益的个体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这样由内到外,先急后缓的过程。如果从整个社群的公益活动而言,则是无论贫富,人人都可以参与,最后形成蔚为壮观的信赖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

#### 四、结论

综上,行公益是孟子题中应有之义,其哲学基础是基于人的恻隐之心,其伦理基础是儒家的差等之爱,其实施对象是基于义和道的甄选,其实施方法是立足于推恩者自身,由内到外,先急后缓,其实施的态度是平等之爱而不是施舍,同时,受益者的积极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够体知孔孟所讲的良心之不忍,内外之张力,先后之必要,态度之微妙,能力之有限,对象之复杂,判断之模糊,过程之艰难,结果之出人意料。只有体知如此,才能笃行公益,才能成己成人;只有如此,心系苍生才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与自家身心性命融为一体。

最后,行公益只是权法,儒家最高的理想是大同社会。兹引用孔子大同之教来结束本文。

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12]331-332</sup>

#### 【参考文献】

- [1] 樊琪. 由性善到行善——孟子慈善思想探析. 民族论坛 2013(6).
- [2] 陈荣捷编著,杨儒宾等译. 中国哲学文献汇编: 自序.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3] 杨伯峻. 孟子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4] 陈焕章著,翟玉忠译. 孔门理财学.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 [5] 朱熹. 论语·雍也第六//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 [6] 陈乔见. 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 [7] 杜维明.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杜维明文集: 第五卷.
- [8] 朱熹集注. 诗集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58.
- [9] 钱穆. 论语新解.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10] 闻一多. 高禘郊社祖庙通考: 跋. 清华学报: 12 卷, 1937(3).
- [11] 杨联陞.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贵阳: 贵州出版集团 2009.
- [12] 朱彬. 礼记集纂. 北京: 中华书局,1995.
- [13] 王建宝. 从精神人文主义看儒家生态伦理. 船山学刊 2017(3).

(编校: 章 敏)